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48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 錄 (第四十八冊)

西巡大事記	一
庚子國變記	三一〇
拳變餘聞	三一五
拳匪紀略	三二六
瓦德西拳亂筆記	三八九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四三七
平原拳匪紀事	四八四
畿南紀變紀略	四九三
永清庚辛紀略	五一五
李文忠公事略	五三一
張文襄幕府紀聞	五七〇
張文襄公事略	五九〇
慈禧及光緒賓天厄	六〇一
慶親王外傳	六〇八
新燕語	六一〇
宣統大事鑑	六二八
清末實錄	六三九

暗殺史(一名塵史)	六五四
華僑革命史	六六八
辛亥四川路事紀略	六九五
鐵路國有案	七二八
辛亥武昌首義紀	七三八

西巡大事記

清光緒二十七年駐京各國公使合影

下層自右至左

法國駐廣州領事 恩
英國公使 薩道義
日本國公使 小村壽太郎
西班牙國公使 高錫幹
法國公使 畢學區
奧國公使 普特
比國公使 曉士登



上層由右至左

美國特派讀和公使 柔克義
法國參贊官 阿薩特
日本國參贊官 丸毛直利
荷蘭國公使 格爾思
俄國公使 穆爾
德國公使 薩爾瓦格
義國公使 薩爾瓦格

西巡大事記照片一

清 慶親王奕劻



西 巡 大 事 記 照 片 三

清 恭親王奕訢



西 巡 大 事 記 照 片 二

清 外 務 部 侍郎 川 唐 紹 儀



西 巡 大 事 記 照 片 五

清 外 務 部 尚 書 劉 石 文 韶



西 巡 大 事 記 照 片 四

洞之張濟香齋總兵湖清



七片照記事大西

一坤劉莊親督總江兩臣大洋南清



六片照記事大西

凱世袁庭慰督總隸直臣大洋北清



八片照記事大西

西巡大事記序

西巡大事記都十二卷爲黃巖王致夫先生所手輯先生在前清光緒時倭直糧廷垂二十年於軍國大事悉有記劄既纂清光緒朝外交史料百數十冊由希隱哲嗣增刪校付諸劄其西巡大事記別爲一書爲應纂時所記述視各私家著錄尤爲翔實首卷歷敘拳禍始末二卷至十一卷則排日記事自庚子七月二十一日西狩之日起至辛丑十一月回鑾抵京之日止以日月爲經以事實爲緯讀此而知清社之屋已肇於此矣辛丑和議國人多歸功合肥今讀是書知合肥當日頗有不爲中外所共諒者則關於中俄密約一事是也當八國和議之未定也合肥先與俄廷議收東三省單訂密約約中頗失東三省主

西巡大事記卷首序

一

清季外交史
特附刊之一

權利權合肥秘不告人亟於簽定事爲日本所探知力予破壞發動江鄂兩督出而爭議清廷因亦不以是約爲然促駐俄楊使廢約而俄亦鑒於國際形勢不敢堅持遂付延宕蓋使是約果成各國必羣起效尤瓜分立召影響所及公約或至不能成立江鄂之爭雖不免受日本之先入然亦確有見地迨公約成後合肥又力請恢復俄約卒以格於廷議合肥憤慨至嘔血而薨當日朝士咸不解於合肥謀國之忠何獨對於俄喪權之約堅持至此況曩者德佔膠澳法佔九廣英佔威海皆以二十二年中俄密約爲藉口乃江鄂兩督之所深戒者也合肥當日果何意而必持斯議哉抑知合肥固有其既定之政策也當甲午之敗也合肥備受日本脅辱歸而誓有以報之念諸國能抗日者惟俄於是借

賀俄皇加冕之名自請充使親往聯俄既密許以三省鐵路特權與俄以戰事上之便利復於辛丑議約之際欲資俄以三省使爲與日本作戰之根據地且使日俄利害日益衝突永遠相仇中國可以稍息故不惜爲此飲鴆止渴之謀坐致兩雄互鬪之局雖對於其他各國之意態及今後國家之利害未暇熟計而其極端親俄政策急欲報仇日本之方針固不容稍變者也惟日本知之不欲與俄正面衝突故慫恿江鄂使中國自棄俄約以中傷中俄之感情而合肥則苦於不能以己之政策明告清廷及江鄂求其諒解而坐受日本之破壞所由資志而不能瞑目者也迨合肥歿不兩年日俄之戰果起此固合肥之主動不幸俄敗初非合肥之所及料然不能謂其謀國之無策也茲特表而出之以

西巡大事記卷首序

二

清季外交史
特附刊之一

論讀是書者且爲今日對東三省事件進一策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紹縣後學壽鵬飛謹誌

西巡大事記卷首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至七月

目錄

例言

蔡寬老人家書

拳匪紀事

大臣禍國

殺戮忠良

兩宮西巡

津沽及東省失守

聯軍入京

西巡大事記卷首目錄

一

清季外交史料
附刊之一

懲辦禍首
中外議和
行在紀事

西巡大事記例言

一是編爲先嚴隨扈西巡時所記載自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兩宮由北京啟鑾之日起迄二十七年十一月回京之日止

一是書採集行在所辦之政務及外交文件其有遺漏者業經擇要補入無關軍國大事者概不備載至名稱體裁悉照原稿不稍損益以存其真

一日記體裁本無標題惟清季外交史料悉有索引是編與史料本屬連貫未便中斷因將重要摺電之目錄列於上端俾便檢查凡諭旨暨不甚緊要文件則不列題因其事實大半見於摺電也至官銜已詳奏稿亦未另列

西巡大事記卷首例言

一

清季外交史料
附刊之一

一是編與清季外交史料完全銜接所有當日臣工條奏及議和關稅等事前書已載者不再贅錄

一拳匪之變情形複雜難憑文電尙難窺其全豹是以先嚴另輯庚子拳禍始末列於卷首

一先嚴於途次輯錄是書或限於寸晷或記憶未周是以各篇本末詳略不一均按原稿列入未敢任意更張惟其中謬誤誠恐不免大雅賢達幸賜糾繩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黃巖希隱王亮謹識

西巡大事記卷首

黃嚴毀夫王彥威輯

男希隱亮編

孫孝章敬立校

藜蘆老人家書

余宦京師經卅載前歲五月慘遭拳變隨扈長安奔馳驛路紅羊肆
劫青憤興妖六國敝關兩宮就道牛車夜走於北邸殺卵晨探於廢屋
誰實爲之吁其烈矣於是言蘇遣使不惜城下之盟納款請成遂據榻
旁而睡棋輸一局錯鐫九州凡此繹絡電音敢作煙雲之過眼惟冀篤
生勇士共洗鐵戟之沉沙戎馬倥傯濡筆不無舛錯河山寬定迴車想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 請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望昇平紀巡狩之遺書我已老矣任校讐之薄役汝其勉旃光緒二十
九年孟春藜蘆老人寄兒子亮於南美洲秘魯國利馬都城

亮案庚子之變先嚴保值樞垣扈蹕京陝以主憂臣辱之時抱捐頂
糜身之志有役皆隨無班不綴慨萬方之多難觸目驚心竭兩載之
辛劬紀言述事雖倉皇馬竄筆無閒須臾即湫溢門廬記註不辭
勞瘁有聞必錄原非漫興之詞據事直書絕少憑虛之論而一路之
行行止止當年之見見聞聞有不能不另刊紀事附載篇首俾閱者
瞭然於變亂之後先議和之顛末斯則先公之微意所宜表而出之
者也亮於其時奉職異邦未遑校訂近歲退閑祖國始獲編摩蓋距
先君之歿已二十餘年矣捧讀楹書曷勝怡愉

拳匪紀事

義和團起事於山東之曹州府初名大刀會虔奉關壯繆立壇聚橫
行鄉里積久勢漸張知國人方痛心於教禍之蔓延與外患侵陵也乃
以扶清滅洋爲號召角徒日衆時袁世凱方巡撫山東嚴禁之乃闖入
直隸界浸及畿疆尙未敢公然入國門也莊王府長史某者與團首某
習言之莊親王載勛曰爲義民王以告剛協揆殺協揆據以入奏請借
團民之力以驅逐洋人雪累朝積恨尤應先除滅各國駐京使館慈禧
太后爲所惑顧重於發難乃集大學士以下會議軍機大臣王文韶等
謂不可抗聲言曰按公法如殺使臣各國即可兵臨其境萬一戰敗恐
無噍類此事斷不可行侍講學士朱祖謀亦以爲言太后不謂然徐相

西巡大事記卷首

二 請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國桐內閣學士聯元請先照會各使館遣令出京如不從令乃以兵臨
之太后覽其說衆推許侍郎景澄主稿限以二十四時辰內出京召軍
機章京二人前往儀鸞殿門外直房楷錄照會進呈余與張郎中嘉猷
奏筆以往顧視王公貝勒大學士尙書咸坐貝勒等跳踉意其得幾有
減此朝食之慨因邀許侍郎出私語之曰歐亞之不敵公所知也今乃
我先開釁脫彼召外兵以入京師殆矣公明白曉事宜力阻此謀勿令
錯錯也侍郎以聖意甚堅不能挽回爲辭奏入命封交總署馳遞趙尙
書舒翹於封面批曰速即發勿留滯舒郎中文知必不可行而不敢上
違詔旨遂命供事送交使館各使臣得照會譁然起謂民教相仇於吾
屬無與且限期甚迫萬難從命具照覆請寬期限翌日德使克林德乘

四人肩輿詣總署面商前事行至東單牌樓適京兵以會操歸由崇文門入猝遇之以爲義和團也於轎內發手鎗京兵遂一擁而上殺克使而勢成騎虎禍兆於此矣

拳匪於五月十六日先燒西城某處教堂殺其人火其居以小試其端朝廷置不問十九日燒宣武門大教堂蓋康熙時勅建以賜南懷仁堂宇閤敞係明季鄒元標等所創首善故址也是日余適退值經此見彼輩所謂大師兄者紅布帕首手持長刀於屋之四周以刀劃之若分界限然者劃畢告左右鄰居無驚恐所燒祇教堂火不出界外已而兩手持香向拳民喃喃誦呪少頃一縷青煙自其堂中起火勢騰上不旋踵全屋煨燼鄰居無一被焚者蓋彼族名爲有邪術然習之者不過二三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三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人鄉愚無知乃篤信之比二十日燒東月城根馬思遠茶食鋪子以馬爲教民也店主人跳而免民信其前說全未搬移忽大風起火勢趨西南於是西河沿廊房頭條二條胡同大柵欄觀音寺等處凡都門菁華所聚鋪戶民居千餘家悉付灰燼復返風而北燒正陽門城樓樓佔地百十尋都門之望也火光燭天煙燄侵三殿朝廷不敢問於是逐日燒殺凡素所不快者即誣爲二毛子指爲通洋人刀光所至老弱無噍類每殺一人人剝一刀謂爲送之超升天界遂下令附城百十里內民家限若干日到京註冊點名有不到者全家處斬老弱不許充數既至則驅之攻使館臨敵敵軍前則一刀之外無他物敵敵一轟排牆倒地聞都人悉其事者云因戰而死者約萬餘人而聯軍入城時轟斃及所殺

又數萬人是役也合京外計之死者約十萬餘人迨聯軍入城所謂大師兄二師兄者皆潛匿無蹤洋人亦不拿究先是兩江總督劉坤一條陳時政有云拳民爲逆恐難徧誅而獨所謂拳師者宜令統兵大員盡捕以絕後患奏上不報致此輩造此彌天之禍朝廷於是乎失政刑矣五月望後拳民紅布帕首已滿外城內城尙寥寥也十八日予與甘郎中大璋值班上堂爲榮相國力陳之謂此時拳勢未盛如調大兵入城誅其渠魁散其黨羽禍或可不至燎原榮相雖其說奏請調武衛中軍入城彈壓旨意一下都人憤然拳民咸閉戶瑟縮不敢逞翌日載瀾上封事謂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餘人今拳民肯爲國家報仇雪恥不宜摧抑之以長敵釁於是事機遂中變矣

西巡大事記卷首

四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五月二十三日拳匪攻西什庫蓋爲各教堂議事之所教首樊國樑居之其堂向在西苑門內同治十年與樊國樑議用其地入禁苑而以西什庫之地易之屋宇崇閣俯臨大內攻之不克燔其旁民居數十家煙焰鎗彈入西苑內是日天津礮臺失守急奏至太后召董福祥入獨對諭旨如何外間無從知也董出悉召內監入授以洋鎗一嚴守西苑門是日予與張弼余值班上禮親王王中堂趙啟兩尙書以杜門緊嚴不能具藥余與弼余上堂白事謂各軍環攻賊氛漸退現在俄人既與我訂密約或派大臣與俄使開說請其從中排解第令聯軍不入京城一面使合肥議和或可紓禍禮王曰俄望甚奢即畀以東三省猶恐不能滿其欲奈何予曰劃地與人章京何敢輕言願坐以待斃終當出此

下策或可稍紓目前之禍耳王默不應王中堂獨呼余前曰此事尙復何言當隨兩宮出走耳京師萬不能守也余乃不敢言

本日直督裕祿報拳民與洋兵戰連獲大勝燬敵船數隻於是內旨令沿江沿海督撫調集義和團以與洋人從事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聯名上疏諫阻其大略云此次之患在與各強國同時開釁現探聞某國調某處兵約計九萬餘人聯合南北決非董宋聶諸軍所能抵禦如欲藉國民以禦敵則拳民無紀律無軍火可勝亦可敗豈有長勝而不一敗之理敗則如鳥獸散矣識者謂論兵則一國焉能敵衆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焉肯讓一國不勝不止且從前法越之戰遼陽之役皆與一國爲敵鎗礮器械尙可向他國購運故能日久支持今乃與各國

西巡大事記卷首

五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宣戰誓復一時之仇各國對我海口鑾戰兩月子藥必不繼更何能以血肉之軀與礮火相持一旦兵敗團散洋人咸抵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此臣等所爲痛哭流涕不敢言而又不得不言萬死以求朝廷變計者也疏入寢不報於是知內意堅不可奪而勢已烈烈劉張乃倡保東南之策聯名電達各國政府商議派兵保護東南各行省聯軍不得入長江窺伺中國派兵保護教民與一切商務事乃稍定已而天津破聯軍督集直督端王剛相奏謂東南各省不遵詔旨不聯合義和團以分洋兵之勢致令洋兵以全力注天津使都城勢成孤注非重懲東南各督撫不可上知事不可行而止厥後和議告成仍賴東南扶持之力而乘輿播遷接濟糧餉亦惟東南是賴然內意亦釋然也

二十六日九時各街巷聞鎗聲忽作叫囂哭喊之聲無異雷震是爲兵匪劫掠之始是日各京官住宅及殷實富戶無不被掠一空其先至者蜂擁入室以刀破箱出衣物於庭中揀佳者取以去甫去而他匪又至則取其次者約數起而衣物告罄矣其銀票等物亦必搜攪淨盡其或閉門不納者匪即踰垣而入放鎗以恐嚇之然後飽掠以去設與爭論即被擊斃如所掠尙不滿意即火其居一時滿街塞巷無非搶物之匪徒而兒啼女哭之聲尤使人聞而心碎街市間屍骸橫臥亦難數計顧各處雖多被搶尙不及住居附近東交民巷一帶之甚蓋與使館爲鄰故受禍尤慘也孫尙書家第住宅被搶更烈其公子所存僅一短衫餘物已被括一空而兵匪等猶未滿意因復以鎗擬尙書勒令將黃白物

西巡大事記卷首

六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交出否則將以鎗彈相餉尙書無奈遂告其所藏之處始釋手而去是時尙書已神魂失措恐有再至即乘明轎往徐頤閣中堂處暫避所謂明轎者即入朝所乘之轎也
二十七日晨事爲榮相所知大爲駭異急親赴各處查看並往尙書處道驚查點一切不獨傢俱什物蕩焉無存即牆壁間亦多有損壞之處是晚台基廠及交民巷東首火光又起一路延長如龍
二十八日鎗聲四起御河橋一帶尤其蓋因翰林院後面爲英國使館各國洋兵皆聚於此正攻擊間忽有教民無數從使館中突出逢人便殺各兵放鎗逐之捉獲無算即置於燈市口縱火燃之屍臭之氣聞之欲嘔越數日翰林院復被焚燒所有古書典籍亦皆片片作蝴蝶飛去

誠浩劫也

端王邸有教讀山東某孝廉蓋義和團之黨羽也一日王偶與言及西使無禮之故孝廉謂京兵不可用曹州府團民素以扶清滅洋為志王急問孝廉因舉其鄉人之習拳教者能以法燒數里外輪船快刀斫臂不能入王召而試之試令誦咒燒某處即喃喃誦咒比即火起喚僕人入令以刀猛斫之如中鐵石遂信之言於太后不信因召入面試於是太后亦信矣此二十五年冬間事禍端兆於此矣

團民之攻東交民非使館董軍實陰助之巷中使館櫛比而英館牆垣最堅厚各使臣及教民皆齊聚焉既固牆垣集煤米據險以守團民董軍不審地形鎗礮亂轟彈力皆不及洋兵但遇危急時接應排擊不妄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七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發也攻月餘僅燬附近民居及隔河北國使館而已我兵固無用然正幸其無用未破使館未戮使臣猶足為後來議和地步藉令當日志在破敵猛力攻擊斬斷無餘恐朝廷之禍更烈矣

義和團之攻西什庫也火光震西苑太后遣英年往諭之令勿震驚宮寢團民不聽攻如故翌日遣剛毅往督隊力攻之教民即發排鎗蜂擁而出拳民擁擠相倒地互相踐踏教民排鎗一發即後退如潮湧剛在後為衝倒以是緩攻事定後教主樊國樸偶與合肥談曰吾教堂本不備軍火僅存洋鎗四十枝彈子五百顆而已拳匪猝變來猛攻吾等但死守不敢輕於開鎗接應防禦彈藥罄也事急乃發十餘鎗以抵緩急幸聯軍入城禍乃得解再遲二月子藥俱罄吾輩死無葬身之地矣又言

曰登西什庫之最高處遙望西苑一覽無餘一日拳匪攻庫急吾以千里鏡照之見太后攜一宮監在苑中高處瞭望吾僕中有精於準頭者請發鎗狙擊吾力止之曰此番之事各國咸知非中朝意終須議和若出此策則冤債太深他日難於收束矣寧彼不仁我不可不義僕乃止此事無人見證然天日在上我無謊言蓋吾在中國有年所以為報也拳事之烈不惟兵戎機密大事不由樞密制並不由中制榮相調護其間亦不見用屢次入對極陳拳匪之不足信幾冒不測一日旨令派武衛軍攻使館榮召統兵官到軍機處命之曰奉旨攻東交民非誠不敢違旨但攻破使館之後萬萬不可殺戮洋人違我令者軍法從事蓋調護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聞之合肥復為之圓誣甚力幸不在被議之

西巡大事記卷首

八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列否則武衛軍為榮相所統各國咸知之豈能免於禍乎

義和團之外又有所謂紅燈罩者每夜黑無月則有一燈高懸空際謂為神燈令人會各家婦女持香膜拜以祈天祐人亦信之即俗所謂鑽燈蓋以長線放紙鶴復以一燈緣線隨風而上夜黑則人但見燈而不見線如月明之夜則不難窺見線端矣

大臣禍國

聯軍之禍載勛倡之載漪主之剛毅成之人人皆以是為三人罪而不知釀而成之者皆徐桐一人之罪也徐以漢軍起家翰林為三朝元老自上書房行走以至總師傅先後垂三十年近支王公半其弟子即未經授讀者亦皆奉為楷模徐素負理學名平日持論嫉洋人如仇讐然

不知爲國家安內攘外之策與夫民教相安之計自國民起事首先贊爲忠義目爲良民王公貝勒咸奉其言爲圭臬五月間有編修吳緯炳簡放甘肅主考詣徐處辭行徐語之曰汝此行良好明年覆命京中洋人無噍類重見清平世界矣編修曰如師言京師誠清平彼外省洋人當如何徐瞠目叱之曰不遜其於總署在職諸人輒目之爲漢奸叱之爲異類徐用儀許景澄袁昶聯元立山諸人之死皆徐速之迨至匪勢鸚張危及宗社始知鑄錯自縊以殉年已八十餘矣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不能不歎息痛恨於徐桐也

自中日戰事定後翁相國同龢凡所措施太后頗不喜二十五年春間召恭王入對議脫翁相國職王力白其無他太后曰吾終不放心必如

西巡大事記卷首

九

清季外交史
特附刊之一

汝言汝於滿人中擇可任事者奏保一人令在軍機行走以分其勢始可耳王出但向相國述內旨添軍機大臣一人且舉榮總督祿剛侍郎毅二人商可否相國謂侍郎木訥可任剛遂入直顧其人不學無術而高自期許好發議論每朝廷大計王獨就相國商榷剛甚嫌焉自王死遂於太后前日媒藥其短相國遂奉旨罷斥去位而召榮督部入樞密拔一釘乃得一刺剛毅尤不快也自以入直在榮相之先入對輒妄發議論不讓入皇上奮目之曰此土匪也侍郎知之亦無作容一日於太后前論將才力保江蘇副將龍殿揚可用太后曰汝何信龍殿揚之深耶剛毅曰臣在江蘇巡撫任上已任用之極可靠龍殿揚臣之黃天霸也諸臣皆相顧哂之拳民之禍太后命往近畿斟酌辦理歸而力陳拳

民之可用請交步軍統領編隊入伍以衛宗社且爲之請餉請械凡有所求無不極力承順冀得其歡心既而事大破壞乃大言告於人曰拳民之起吾極言其不可用曾爲太后陳三策卒不見聽奈何聞者皆痛恨之自兩宮西巡榮祿駐紮保定剛毅言於太后召端王入軍機冀以撼王文韶不兩旬洋人請懲處禍首端莊而外首及剛毅自知不免體素健忽患水瀉乃日啖西瓜飲凉水以求速死行至不遙而歿如此人者創此非常之禍竟免駢首之誅幸也

趙尙書舒翹由江蘇巡撫召爲刑部侍郎旋升尙書入樞密兼譯署駁駁日上其任封疆時頗有廉潔之名顧踟躕自喜無幹濟才其入軍機則徐桐密疏薦之故於徐桐持論不敢異同剛毅時沐慈眷附之尤力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〇

清季外交史
特附刊之一

載漪剛毅之請編集義和團民內旨命趙先往體察情形俟覆奏到再議時拳勢已張拳首某擁衆入見不肯受約束趙聞朝廷再派剛毅出京遂折回人問之答曰天主教無君無父義和拳無法無天此何可用耶隨員某因說趙曰公既知拳民萬不可用何不具摺暢言使兩宮明白勿爲一二僉王所惑此絕大機括且若輩拳衆必無成功有此疏上陳脫他日事情反覆即爲公一身計亦免禍之道也趙曰吾當入對極陳之無庸具摺也比奏對乃作兩可之說而剛毅遲五日回京覆命乃力言義民之可用於是降旨令入城詣莊王府掛號編伍由載瀾與剛毅分統之而勢遂不可制矣袁許奉旨正法趙舒翹身爲刑曹不敢有所匡諫詔旨甫下迫促詣署高坐堂皇呼囚點名許侍郎閉目無一言

袁太常瞠目叱之曰君受國厚恩焚惑聖聽令國事敗壞至此若洋兵不破京城國之幸也否則吾與公九原相見亦不遠耳趙面發赤俯首作破頭狀但促速綁赴市曹行刑而已團民之欲攻使館內召諸臣入問計略知情勢者咸謂不宜開釁速禍獨端莊與剛啟趙力主戰議其時近畿一帶有所謂聖賢道者特鄉愚無知私自立會歛守入保無謀逆之事也會首張天錫與義和團首兩不相能誣以謀逆言之載瀾命往剿洗六月二十日掩執五十八人二十四日掩執三十二人傳旨即日正法二十五日復獲二十一人司員段書雲請於趙曰此案正法者已八十餘人老弱婦女殆什之七既未刑訊亦無供狀臨死且瞠目不知所犯何罪今日所獲者情形與前二案同情殊可憫公爲大司寇何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一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不入言之請交刑部嚴訊分別治罪則全活多矣趙亦深然其說而終恐得罪拳民以自速禍良久乃言此氣數也於是二十一人咸正法自大沽砲臺被燬東交民巷久攻不可破上下恒懷靡所爲計一日入對趙乃力言團民之不可恃謂臣向者已言之上怒曰朕命汝往視團民可用與否汝三日即回京覆命此何等大事乃草率如此且主戰之說非汝昌言乎趙噤不敢發聲乃請假已而請退出軍機寢不報聯軍請辦禍首及趙名中外合力爲之請命不可得十二月二十五日傳旨拿交陝西按察司監禁軍機大臣咸相顧歎息軍機章京段書雲上堂白事而全權電奏至謂聯軍必欲誅趙勢難挽回王協奏歎曰此氣數也相國固未聞趙前語而其言前後若合符節又皆令段章京聞之先後

半年時日不爽令人懷然迨廿七年正月初六日賜自盡初七日得全權電已與聯軍竭力調停敗徐皆不免趙尤免口外遣戍然已無及矣端邸以近支王公驕暴樂禍蓋天性使然使掌虎神營而拳禍自此始慶邸之進也由太后之胞弟桂祥初爲貝勒與桂聯姻後始襲封慶王其子載振頗有非分望以屬疏而止

榮祿剛毅並以資緣貴顯得至大官榮給事內廷恭親王尤重之任步軍統領多年剛浮沉部署遠不能及及得政後立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寵任遂亦與榮相埒大抵榮險而巧剛悍而憤每欲舉大事榮陰謀於宅剛公言於朝榮起於但貪富貴剛出於有所憾恨此其顯殊也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一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啟秀趙舒翹同以政變後入軍機啟薦自徐桐趙引自剛毅兇德交會至斯可知趙起自寒賤既貴乃背其師任蘇撫時夙好清刻及入政府亦多預陰謀啟之進雖由徐桐然剛毅方貴啟尤附之其弟彥秀任蘇州知府時欲死翁同龢因與東南大獄今歲殺袁許上諭即出自啟手啟所最得意者及袁許既死啟尤自負手筆以此觀之罪浮於趙遠矣崇禮任步軍統領實典禁軍自歸政後此任惟授太后親人榮祿始任而福錕繼之福錕歿而榮祿又繼之自榮祿外任乃以屬崇禮年前訓政命下逮捕朝士緹騎四出崇之力居多

裕祿以段拳之至親久封圻之重任當戊戌夏曾一入軍機尋以榮祿內用而北門鎖鑰不能不另置腹心乃以裕祿爲之然袁聶宋馬諸軍

向皆禁直督自改設武衛軍後北洋一任權勢益大不如前矣今夏義和團之起始自京津其時榮剛二相心醉於朝而裕祿與其弟河南巡撫裕長附和於外至虛報戰勝取悅奸黨以誤朝局殺身亡宗非不幸也然比廷雍猶屬差強

李秉衡本無大才尙知清廉膠州之役李以教案罷職歸家教授自謂不求復進乃政變後東山再起渭城重唱至入彼黨甘爲效力北倉既敗楊村繼之生平以滅洋仇教自任及親率戎行身臨前敵竟不堪一戰兵潰之日無顏復入京師至仰藥以殉哀哉

毓賢以外任知府起家張曜之撫山東也固嘗用毓賢不甚縱之及李秉衡繼任毓在屬官始得大志初義和團之萌孽於山東也李秉衡實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三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使之及毓代李爲巡撫以舊德布新恩而匪勢乃盛其開缺入京也力陳薦於政府諸公前言可用適榮剛方以廢禪事被阻謀所以去西人聞毓言則大喜故義和團之亂起於李秉衡而成於政府而爲之媒者毓也尙所謂亂人者非歟

董福祥本甘涼匪首其所居近金積堡曾劫掠居民回戶左文襄愛其勇以計誘收其家屬招之降董情急自歸數立功躋貴顯任喀什噶爾提督多年後改任甘肅提督榮祿與董有舊乃進言恭親王召董入京師戊戌九月董部兵毀辱鐵路工師榮力袒之自是董益驕橫事事圖與西人爲難武人得志如無制裁之方害不勝言良可浩歎

使恭親王遲二年即世當不令端莊二王等猖獗至此蓋老成謀國遇

事足以攝之也使李高陽不早死亦足折徐相國之議蓋李素不喜相國目爲僞學洞見其肺肝也使李合肥仍督直隸亦不令義和團蔓延至此李老於兵事此等順逆固瞭然也考者不遺兇德參會夫復何言

殺戮忠良

拳匪倡亂之始以扶清滅洋爲名教民被其禍者固多其素所不快者即目之曰二毛子斬斷無遺並人老少喋血禁城莫敢顧問而目總署諸大臣爲漢奸欲殺之以立威其中有二三人爲端莊二王所不快者團民從而搆之於是徐尙書用儀立行書山許侍郎景澄袁太常昶聯閣學元皆先後矯旨正法慶親王奕劻因管理譯署於近支王公中年輩最高且握重權二王憚其勢不敢劾其幸免於難者王協揆一人而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四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已許侍郎奉使俄國爲張蔭桓所厄十載始還朝其於外國情形尤所熟悉袁太常留心時務徐尙書爲譯署老輩嫻習政事三人者同心協志每議交涉事務賴其力者居多三人爲譯署眉目而亦以此爲團黨所深惡袁許之被逮爲六月初三日端王面奏誣以離間誹誅之發硃諭復請皇上添詔旨坐以大不敬臨刑之日朝旨派景侍郎徐侍郎承煜監視景憤慨無人色徐則揚揚其自得僉謂袁許之獄徐搆成之非臆說也徐尙書聞兩公之死終日憤懣極口呼冤卒亦不免於禍立尙書所居第在西什庫之北團民攻西什庫久之不克乃誣尙書與教首樊國樑通接濟糧食藥彈以通敵被殺聯閣學則以會議時極口稱義和團不可信使臣不可殺且云按公法凡殺駐京使臣敵國必以兵

報復若戰而勝當屠城此事萬不可行因以被誅

袁許之被逮也朝旨召刑部滿漢尙書入受命即日正法趙舒翹出而軍機大臣適入遇於門告之故榮相與同事約請力爭之比入對助榮極諫者惟王協揆一人餘皆默然不發太后不許令退班榮請獨對力爭之太后曰榮祿汝敢違詔旨乎榮乃不敢復言退曰吾負兩公矣徐尙書之被逮榮相欲往約徐桐請入諫徐曰此等背國向外之人殺一人少一漢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諫並勸公不必爲請命也榮與王協揆力爭之亦不能得後數日相國入值途遇載瀾於西苑門內載瀾疾走呼告相國曰王文韶亦漢奸吾已奏聞請正法公入對時請太后速斷可也相國曰是何言汝輩不應無忌憚至此遂入奏曰匝月以來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五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殺大臣者屢矣諸人尙在疑似之間王文韶則太后平日以爲可靠之人幸勿聽載瀾言太后曰吾亦知之榮叩首曰太后既知之聖恩良厚但求太后勿將此摺發交軍機勿令王文韶知之庶老臣之心安耳蟠蟠黃髮碩果僅存九死一生幸也

兩宮西巡

七月二十日皇太后召見軍機大臣三次會議城守咸相顧愕眙無敢出一語次日凌晨倉卒啟行時惟近支王公御前大臣四五人候旨乾清門外太后御藍葛衫出宮御鎮國公載瀾車皇上御白絹單衣御左翼總兵英年車皇后大阿哥御民車隨扈瑾妃聞警遽徒步出宮門遇剛毅爲質一車送之莊王府王遣一車送之追及兩宮於頤和園兩宮

於園內少坐片刻即啟鑾隨扈者自載瀾英年外僅溥倫那彥圖定昌志鈞並宮監十餘人及畫苑繆女供奉而已日晌午太監於村民家覓雞卵數十枚以進未刻天雨申刻抵貫市民人李光裕家宿光裕具大車三輛以進於是瑾妃以下始有車二十二日抵懷來縣令吳永具供饌太后食之而喜曰吾今日始得一飽耳二十三日抵宣化府口北道鍾培知府李肇南知縣陳本備黃轎二乘藍轎兩乘以進而扈從大小官員及各勤王之師乃稍稍集太后留駐一日而行漢官威儀乃略具矣

聯軍聞兩宮西巡之信欲遣兵追之日本領隊官力阻而止而道路訛傳不已時董軍馬步隊追扈至正定太后乃令分其半駐紮韓侯嶺街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六

清季外交史料附刊之一

寄信榮祿派武衛軍沿途駐防其時榮方駐軍保定以扼聯軍來路也先是聯軍未入京師慶親王入奏謂時事日亟請仍與各使相見一面令李相國鴻章入京議和各使允之定期七月十七日會晤屆期而總署大臣相顧瑟縮不敢往遂罷議至是乃重理前說由六百里馳寄李鴻章於上海促令借乘俄艦入京與各使妥議和約時李鴻章奉朝命由兩廣總督任進京陛見行抵江南聞京師危急密奏請勿遷都勿攻使館則事或可轉圜比奏至而京城已破太后皇上已西巡乃備告滬上各國領事屬其電告聯軍及駐京使臣勿進兵西犯領事不奉命赫德左右其間各使乃許開議請派慶王李中堂爲全權大臣專議和約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爲會辦大臣於是國事始有轉機

兩宮至山西駐紮旬日顧其地險隘甚且電報不通軍情瞬息千變若罔聞知凡有緊急軍務皆驛遞陝西以達東南各省其不便乃議巡幸陝西命護理陝撫端方修葺行宮遂於閏八月初八日啟鑾九月初四日抵西安駐蹕至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啟蹕還京

端王追及乘輿於居庸關請入見皇上叱之曰汝輕信拳匪令國事敗壞至此寸磔不足以懲汝辜尙有何面目來見我乎王但叩頭稱該死而已剛毅追及於懷來皇上曰吾命汝留京辦事汝不遵旨而來何耶且汝縱拳匪擾亂至此自問當得何罪太后曰既已西來仍令隨扈可耳此人卽留京亦無用處剛毅而出太后顧皇上言曰剛毅誠有罪然吾母子若不從其請亦不至有今日之事吾與汝亦當分任其咎彼既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七

清季外交史
科附刊之一

已來姑令隨扈可耳王文韶追及於榆林驛太后曰汝年老跋涉良苦我甚不安汝且休息幾日皇上曰現在國家方賴汝辦事汝休息一日卽入直吾與太后心始安耳

慶親王追扈至固關而李相國電奏主謂駐滬各領事奉其國命謂如必欲議和貴大臣前奉全權之命不能作准慶王辦事和平各國欽服如請朝命派王與貴大臣全權議約乃可開辦云云應請旨照派並添派榮祿劉坤一張之洞爲會辦大臣於是擬詔旨一一如所請派載瀾乘驛告慶王令入都王至各使臣派隊郊迎已而李相國亦至先發照會詢相見期各使要以三事一請兩宮回鑾一請懲辦禍首一請昭雪克林德能如約方開議全權入告重暨其請磋商四閱月乃始開議

兩宮西巡榮相駐軍保定未及隨扈探聞聖駕已安抵山西乃請趕赴行在朝旨令駐軍燕晉之交毋庸前來繼奉朝旨派令入京與議和約而聯軍以其統領董軍且駐軍保定不退讓有怨言李相國電榮令赴行在並電奏太后言其故太后乃召其在軍機處辦事

津沽及東省失守

自克使之死使館馳電報各請其外部發兵於是停泊南省之兵艦咸集天津大沽口外總督裕祿計無所出一切兵事皆議之提督聶士成提臣素忠勇勤訓練所部兵皆善戰聯軍既齊集而義和團復布滿保定一帶以誅教民爲辭謂聶軍所統皆教民不可信裕帥爲所惑請兵請餉咸掣其肘軍門外禦洋兵內勤拳匪往返奔馳力扼天津苦戰洋

西巡大事記卷首

一八

清季外交史
科附刊之一

人被傷甚多而內旨尙切責之謂曠日持久無功令革職帶罪自効軍門憤甚曰大丈夫終當一死耳迨大沽礮臺被據知事不可爲遂赴敵以死軍無所屬直督裕祿又不派人接統遂各星散聯軍遂長驅直入前四川總督會辦武衛軍務大臣李秉衡率張春發陳澤霖兩軍自京出禦之於蔡村一戰而潰而京師成孤注矣

大沽礮臺在白河口之南北鹽田之東其北岸曰北礮臺南岸曰南礮臺聚於南部者曰新礮臺築以泥土圍以石牆堅韌處雖金城湯池亦莫以過距京四百八十餘里距天津二百餘里爲水道入京之咽喉內港外港險阻可守港外有洲水極淺故離臺尤遠即潮漲時水亦不過六七尺輪船人口頗非易易兵輪尤不易駛近洵爲天然要隘倘布置